

神奇诡谲 飘渺远逸 ——论莎士比亚传奇剧的审美风格

卫 玮

人们已经看出,莎翁早期的喜剧创作,由于其歌颂性主题的表达,体现出了乐观开朗、欢快活跃的基调;中期的悲剧创作,则由于揭露性、批判性的极度增强,其风格发生根本变化,渗透进了一种沉郁、悲怆、愤激的色调;那么,他在后期所创作的传奇剧,又体现出了何种风格特色呢?对此,人们虽有体察,但却很少用明确的语言加以概括并表述出来。这不能不应该是莎学研究中的一个缺憾。为此,我们进行了一些探讨,我们的体会是,莎翁传奇剧,作为一个戏剧天才最后阶段的创作,其风格不仅是十分明显而突出的,而且被提升到了一个令人赞叹的高度与境界,这就是“神奇诡谲、飘渺远逸、清丽俊秀、圣洁至纯”。这是作家思想和艺

术相融合的结果,也是作品审美特性综合表现的结果。本文试就这一问题稍作具体阐述。

一、浪漫情节中的奇崛美

被人们称为莎翁“传奇剧”的作品共有四部,即:《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》、《辛白林》、《冬天的故事》和《暴风雨》。它们均创作于1608—1612年期间,属于作者创作的最后时期。它们的共同特征是:带有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,悲剧情节在其发展进程中突然转向喜剧的结局,带有空想性质的乐观精神和积极信念,宽恕与和解的主题表达等等。正是从这些共同特征中,凝炼出了多方面的审美特色,这就是:首先,浪漫情节中的奇崛美。

①《世界文学》,1994(2),P200

②④丹尼尔·布尔斯廷:《美国人建国历程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3,P.254,P.211

③ Bradbury, Malcolm,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, (Oxford Univ. Press, 1992) P. 117

④ Faulkner and Humor; Faulkner and Yoknapatawpha, edited by Doreen Fowler and Ann J. Abadie, (Univ. Press of Mississippi, 1984) P. 32

⑤ John Poulos, The Art of William Faulkner (The Macmillan Press LTD, 1982) P. 45

⑥ William Faulkner, Biographical and Reference Guide, edited by Leland H. Cox, (Gale Research Company, 1982) P. 139

⑦ Karl, Frederick Robert, William Faulkner: American Writer, a Biography. (Weidenfeld & Nicolson, New York, 1989) P. 331

⑧ Pearce, Richard, The Politics of Narration. James Joyce, William Faulkner, and Virginia (Rutgers Univ. Press, 1991) P. 86

⑨ 纳尔逊·曼弗雷德·布莱克:《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》商务印书馆,1994,P244.

⑩ William Faulkner; the Critical Heritage, edited by John Bassett, (London; Routledge 1975) P. 78

⑪ William Faulkner; Critical Collection, Edited by Celand H. Cox (Gale Research Co., 1982) P. 32

⑫ Faulkner,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, Edited by Robert Penn Warren, (Prentice-Hall, Inc, Englewood Cliffs, N. J. 1996) P. 93

⑬ 威勒德·索普:《二十世纪美国文学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4,P. P. 282—283.

⑭ 罗伯特·E·斯匹拉:《美国文学的周期》,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1990,P. 232.

情节的离奇怪异,变幻莫测,是莎翁传奇剧的首要特征。作为情节基础的人物命运,似乎都操纵在神灵的手中,因而变故迭起,险象环生。例如,配力克里斯亲王携同怀孕妻子泰莎取道海路返回故国,不料中途遭遇风暴,泰莎生下一女,随后死去;按照海上规矩,亲王只得忍痛海葬其妻,将妻装进箱中抛入大海;女婴则在途中临时靠岸时,寄养他家……这就是《泰尔亲王》的情节基础,充满着生离死别、命运乖戾的险峻色彩,令人心弦震颤。再如,嫉妒多疑的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,无中生有地怀疑妻子赫米温妮对其不忠,并且公开审问妻子,致使妻子在法庭上当场昏死过去;他还狠心叫人把刚刚出世的女儿潘狄塔抛至荒郊,任其落入虎口;但是,经过十六年的漫长岁月之后,赫米温妮竟然“复活”过来,失踪的女儿不仅长大成人,还与她的情人一起返回宫廷;夫妻、父女最终意外重逢团聚。这就是《冬天的故事》的情节框架。它在莎翁传奇剧中具有代表性。剧中的人物,由于有了上苍的特别眷顾与保佑,竟然能在苦与乐、生与死的绝然境界中自由穿梭运行。这里的无端的猜疑,残酷的审问,难忍的诬陷,含冤的“死亡”;幼婴的被弃,意外的获救;以及死后的“复活”,亲人的重逢,等等。神话般的奇特故事,令人惊讶不已。

神力描写在莎翁传奇剧中也异常突出,诸如梦境、神谕、魔法的神秘效验,妖怪、精灵的时隐时现等等。它们在剧情启动、演变、发展中,起着关键性的作用。如在《泰尔亲王》中,狄安娜女神在配力克里斯梦中显身,指示他到以弗所她的神庙去;他照办了,结果在那里他遇见了以为早已死去的妻子泰莎。《辛白林》中的梦境也很奇特:身陷牢狱的波塞摩斯,梦见自己早已死去的双亲和兄长,他们请求天神朱庇特下凡,救援波塞摩斯,给他指点迷津;朱庇特给他一个简牒,波塞摩斯“一生休咎”,祸福灾幸,均书其上;波塞摩斯配带后,那笺纸居然还在胸前,而且那上边的预言,后来都一一得到了实现。神谕在《冬天的故事》里格外引人注目,阿波罗神庙的神谕完全出乎里昂提斯的意

料:“赫米温妮是没罪的,波力克希尼斯无可责备,卡密罗是个忠实的臣子,里昂提斯是个多疑的暴君。如果那个失去的找不回来,国王就永远没有继承人了。”以后的事实完全证实了神谕的判断,尤其是只有当“失去”了的女儿潘狄塔和她的情人重返宫廷,王位才得以后继有人。《暴风雨》在莎翁传奇剧中的代表性,则是由于其突出地描绘了魔法、妖怪与精灵的神奇作用:普洛斯彼罗依靠魔法,降服妖魔(卡列班),释放精灵(爱弥儿),驱使它们为自己服务;他还掀起风暴,掀翻船只,让坏人在受难中认识自己的过错,忏悔自己的罪行,这一切,靠的也是魔法和精灵的作用。上述超自然的神奇因素,是构成莎翁传奇剧的基础;它们的出现,显然得力于作家狂放的想象,但是它们一旦在剧中“活动”起来,便能产生特异的审美效果,给人以神奇怪诞、玄妙诡谲的感受。

偶然因素在莎翁传奇剧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,也可以说,剧中绝大部分“关节”(关键性细节),均与“巧合”有关。如在《泰尔亲王》中,塔萨斯总督夫人由于嫉恨玛丽娜的姿容和聪慧超过自己女儿,便派人去杀害她;不料一群海盗冲进府第,将她抢走,救了她的性命;谁知海盗抢她,并非真正救她,而是为了赚取钱财,于是又把她卖给了妓院。对玛丽娜来说,真是刚刚跳出火坑,随又落入陷阱,意想不到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。《辛白林》中伊摩琴的命运更具偶然性:她女扮男装,只身前往密尔福特塔寻找丈夫,却在半途的荒山野林里,无意中遇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;兄妹相见,并不相识,但相处甚洽,她便暂时栖身山林;谁知刚刚安定下来,她却因治病误饮毒药,昏死过去,兄弟俩只得悲伤地将其“花葬”(以花掩盖其身作为埋葬);她醒来后继续去找丈夫,谁知当时不列颠与罗马正在交战,她作为不列颠人而被罗马军队俘虏;在战场上,她又被父王所率领的不列颠军队所俘虏;最后,在被判处死刑的紧急关头,父亲认出了女儿,丈夫认出了妻子,兄长认出了妹妹。对伊摩琴来说,真是悲欢离合,瞬息万变,一切都在偶然与

巧合之中,一切全都出乎人们的意料。而这,恰好体现出了变幻莫测、神妙无穷的特色。

别林斯基曾说,读莎翁传奇剧,“仿佛做了一个惊悸不安然而甜蜜得令人心醉的梦”。^①“惊悸不安”、又“甜蜜心醉”,其实这就是“奇崛美”的感受。而这感受的取得,又不得不首先归因于作品情节上的浪漫性与传奇性。通过神话般的奇特故事,梦境、神谕、魔法的神秘效验,妖怪、精灵的出没隐现,以及偶然性与巧合的频繁发生,莎翁构思出了一出出险峻奇兀、惊心动魄的戏剧。这不仅深深地渗透着作者的丰富活跃的想象,同时更为重要的,还深深地蕴含作者对于人生的洞彻理解和豁达态度。生活中难免苦难,难免变故,但是作为一个“人”,应有直面人生、遇变不惊、从容以对的胆魄与气度,这样才能充分领略生活中的“奇崛美”。

二、田园背景里的恬适美

在莎翁传奇剧里,在剧情里“悲”转“喜”的过渡阶段,都有一个自然背景和田园环境的描绘。如威尔士的深山密林(《辛白林》),波西米亚的辽阔草原(《冬天的故事》),地中海里的无名孤岛(《暴风雨》)等。这里人迹罕至,荒远偏僻。作者描写这些场所,固然有着以此对照都市的喧嚣繁杂、宫廷的雍容华贵的目的,而更多的,是为了给他的主人公,提供一个逃避苦难、修身养性的理想去处。因此,这里的自然风光,固然也有明媚艳丽的一面,但更多的,是粗犷纯朴,冲淡宁静的一面,因而更具田园色彩。

田园背景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情趣是悠闲自得的。在这里,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融洽的。大自然提供人们广阔的天地,肥沃的土壤,润泽的草原,富庶的物产;人们依靠勤劳的双手,聪明的智慧,获取生活资源,过起了丰衣足食、纯朴美好的生活。深山密林中的落难王子,他们身居洞穴,打猎为生,衣食有余,生活无忧;原始草场上的牧羊人,他们放牧羊群,迎接剪羊毛的日子,就像欢乐节日似地热闹、隆重、愉快;荒岛上的主人普洛斯彼罗和他的女儿,他们依靠魔法(象征人的智慧和力

量),降服精灵(象征自然力量),驱使它们为自己服务,俨然过起了如同帝皇与公主般的优裕生活。莎翁传奇剧中的田园背景,是一处处美好的“世外桃源”,虽然虚无飘渺,宛若海市蜃楼,是“浪漫的乌有之乡”^②,但却摒尘绝俗、悠闲恬适,令人无限向往。

更其令人陶醉的是那里的人们精神境界。仿佛是大自然的纯朴灵性陶冶了他们的心灵,使他们一个个变得胸襟宽阔、性格醇厚,富于同情心,因而在待人接物上,体现出了真诚和友爱,无私和温情。他们对待饥寒交迫中的伊摩琴,虽然素不相识,却立即伸出了温暖的手,亲热相待,情同手足(《辛白林》);他们在剪羊毛的喜庆节日里,对于外邦来客,一律以礼相见,热情款待(《冬天的故事》);他们救援落水遇难者,即使是自己的冤家对头,也是前嫌不计,体现出了罕有的宽厚仁慈的心肠(《暴风雨》)。尤其是年轻一代,更是沐浴在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中,心灵无比纯洁,感情无比真诚;在他们眼里,世界原本就是充满光辉、充满温暖与幸福的。崇高的精神境界,和谐的人际关系,把莎翁笔下的“世外桃源”,点染出一片令人眩目的金黄。

不言而喻,只有闲遐自怡的心境,才可能描绘出悠闲恬适的自然风光和生活环境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这与莎翁的心境颇为相似。而这,只有洞察人情世故、摒却虚名浮利以后,才有可能具备;也是饱经风霜岁月、童心弥久不摧的最好明证。因此,莎翁驰骋自己的想象,描绘“乌有之乡”的恬适景象和人际关系,尽管这是心造的幻影,情铸的冰花,离开现实环境异常遥远,但却渗透着一种真挚的感情追求,一种持久的美好向往,因而弥足珍贵。

三、象征结构内的和谐美

莎翁传奇剧的结构原则为:剧情(家庭关系)由合(和谐)到分(分裂)再到合(和谐),场景由宫廷到社会(田园)再到宫廷。这是一个“圆”形结构方式。通过这一方式,反映出了莎翁对于自然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。在

在他看来,自然界的“周而复始、循环往复”的规律,诸如春、夏、秋、冬的时序变化和动植物的轮回生长等等,同样适用于现实生活;也就是说,通过“宽恕和解”的精神,人类生活中的矛盾与仇恨可能得到消除,而代之以和谐、友爱的人际关系,恰如“冬去春来、大地复苏”一样。因此,“圆”形结构本身,寄寓着作者一〇的思想意境。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:“显然,这种(结构)模式是与莎翁当时的宽恕和解思想,和他当时的思想状态完全一致的。他希望最终能使破裂变成完整,分裂变成和谐,恨变成爱,而不希望让社会的罪恶破坏他理想中的人类关系。”^⑧

正是为了表达上述思想,在莎翁传奇剧的“圆”形结构中,“时间”也就成了一个寓意人物,^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。“时间”将剧情一分为三:第一部分为悲剧阶段,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层出不穷,在主人公面前,苦痛和灾难接踵而至,一切都在向着死亡和毁灭迅速推进;第二部分为过渡阶段,矛盾和冲突正在冰消雪融,阴郁的气氛正在被欢快明朗的气氛所取代,形势发展的趋势愈益有利于主人公的命运;第三部分为喜剧阶段,矛盾冲突迅速解决,主人公的愿望得到完满实现,一切都沉浸在欢乐和音乐之中。值得着重指出的是,在上述三部分情节安排中,作者并非均衡地分配“时间”,而是相对延长情节的中间(过渡)阶段。比如在《冬天的故事》里,从悲剧到喜剧,“十六个春秋早已默无声息地度过,这期间白头红颜人事有几多变故”;再如配力克里斯与妻女散而复聚,其间已经历了十四年的风风雨雨(《泰尔亲王》);还有普洛斯彼罗落难荒岛,度过了十二年离群索居的生活之后,才得以重返故国(《暴风雨》)。中间(过渡)阶段“时间”的相对延长,反映出作者的创作意图,表明从分裂到和谐,从不幸到欢乐,既取决于人们心灵创伤的治愈,也取决于人们污浊灵魂的净化,而这两者,都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,而是需要经历长时期的精神磨砺和脱胎换骨的改造。“时间”在“圆”形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,由此清晰

地显露出来。

此外,在这个“圆”形结构的终点上,情节全都无一例外地归结为婚姻的缔结,用以表示和解的最终实现,以及新生活的由此开始。配力克里斯最后把女儿许配给善良、正直的拉西马卡斯,辛白林最后也认可了女儿伊摩琴和波塞摩斯的婚姻。更有深意的是《暴风雨》和《冬天的故事》的结尾。前者,那不勒斯王曾助纣为虐,残害过普洛斯彼罗,可现在,他的儿子腓迪南却对普洛斯彼罗的女儿米兰达一见钟情;后者,里昂提斯与波力克希尼斯曾结下深仇大恨,但他们的儿女潘狄塔和弗利泽却相互爱慕,难舍难分。与莎翁早期喜剧相比,婚姻并非缔结男女主人公之间,而是缔结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。这样,婚姻不仅有助于渲染喜剧的欢快气氛,而且更具有着它的特殊的象征含义:婚姻是爱的结合,是圣洁和美好的象征,它不仅有助于消除上一辈人之间的种种恩怨,而且有助于加固青年人之间互敬互爱的恬美关系;沐浴在“爱”的光辉中的生活,将是真正和谐而充满意义的。通过结构所蕴寓的思想情愫,在这里被激扬到了一个“圣洁至纯”的高度。

艺术作品的总体风格,是其内部构成因素所具有的特性的总汇。莎翁传奇剧中浪漫情节所体现的奇崛美,田园背景里的恬适美,以及象征结构内的和谐美,当然也还有语言表达上的纯净美等等,它们交融汇聚、凝炼升华,终于形成了莎翁传奇剧的总体审美风格,这就是:神奇诡谲,飘渺远逸,清丽俊秀,圣洁至纯。

(作者原名王维昌,系安徽师大文学院教授 邮编:241000)

① 别林斯基《关于〈暴风雨〉》,《莎士比亚评论汇编(上)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79年,第439页。

②④ 莫洛佑夫《莎士比亚传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4年,第172页。

③ 张泗洋等《莎士比亚引论(下)》,中国戏剧出版社,1989年,第14—16页。